

後村集卷之八

序

王隱君六學九書序

近世丹家如鄒子益曾景建黃天谷皆余所善惟白玉蟾不及識然知其為閩清葛氏子鄒不登七十黃曾僅六十蟾尤夭死時皆無它異反不及常人余益不信世之有仙而丹之果可以不死也晚使江左始識丹池王君示余所著書余讀而異之因記曩與諸人語鄒專佞佛黃涉獵道家書不能精蟾學與黃類惟景建浩博可畏扣之不窮三人者不足以涉其藩

甚矣丹池之書似吾景建也丹家所知有所限止君於析理本洙泗接關洛於周子太極圖之外為新圖焉未知與譙天授袁道潔何如也於談禪離句義合儒釋為大覺牟尼圖焉覺範如璧輩不及也於道家本易老參同契其說精詣殆麻衣崆峒道士所未發也於兵法起風后至武侯上下數千年圖其分合抉其微妙有薛季宣蔡季通所未解也論世事皆中窠曰鑿、可行則种放常秩之儔匹也為文章散語老辣韻語高勝亦曼卿子美之彷彿也嗟夫景建已矣痛亡友之不作喜斯人之猶存乃序其書而歸之君

交游皆大貴人持論不少貶屈如勸史丞相早退與鄭丞相論邊事皆可傳亦坐此落汨歲不我與栖栖道涂方求所謂大藥賞者余扣君曰仙家所謂三千功行者何也君曰活人為第一義余有志無力今以書幣招我者實位將相臨方面南北生靈所賴以休息者有福德有資力吾事其遂濟乎余始悟安期生畫策梅福上書始未嘗不冀其有遇不遇乃遁去耳又扣君曰吾聞仙者曰純陽曰無漏鄒晚置妾曾在道州生子黃葛不能無婦人君亦然何也君曰若所言內丹也可以延年爾大丹成則飛騰變化去矣余

後井集 卷八
欲留君共究其論春江渺然風怒航駛極目久之君
許它日訪余商榷而君遊無期余歸有日未知尊酒
相屬於何處也君名允恭字元肅會稽人

季父易藁序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
句而談陰陽灾異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
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
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
邵氏之書雖存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
氏舉世誦習衆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

曰傳曰皇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
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
易者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
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氏所
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
此季父易藁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質易疑於蔡隱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
大旨由朱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
說雖譙天授袁道潔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
微妙者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

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併學俸邵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邵博士括蒼俞君來即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馬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卻俸為刊易藁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張昭州集序

淳祐丁未予自少蓬免歸後村衰眊廢退巷無行迹一日有秦函書剝啄柴荆者問之則辰州糾曹張楸之使也亟發書紫繭無它辭而索其先大夫遺文四十卷以請曰惟先友序之余因記曩游桂幕臺閭森

立賓佐人、務蘊銳出新奇中上官意大夫君方監郡獨夷澹自守專以寬靜禪大尹綏遠人遇休沐或風日佳時必命客聯騎縱覽岳壑徜徉永日既而詔以君收昭州同志餞之于湘南樓時予知君持身如古君子愛民如漢循吏餘事見於翰墨而已未深叩而細論也至是盡讀所謂四十卷者喟然嘆曰前日之量君者不亦淺哉蓋君詩師石湖誠齋然出入衆體與某太守云未能子字民但欲兄事錢嚴瀨云策勳策笠上自是一雲臺蒼二禽云憂兄行不得勸客不如歸酷類其師秋雨云獨木乘危涉勞薪帶濕吹

後集卷八
况
晏夜云蝙蝠迴旋舞蚊蟲跋扈飛類唐子西雜詩云
腹乎幾蠟屐晏子一狐裘又云移封初悶、通道忽
陶、類陸放翁紫牡丹云紫垂戶外瞻天近綠墜樓
前到地香類二宋南樓晚望云江漢西來天地白吐
吐蘇子美石曼卿四六師平園帖妥精確雖粹遽
應酬之作皆有義理之脉它文亦多可傳誦君之所
蘊如此而余初不能知甚矣余之淺陋可愧君之深
厚可敬也當寶紹間仕有捷徑挾他繆巧立致顯融
君方掩鼻權利白頭斗壘在時輩中最為滯留端平
改紀獎擢廉退而君不少需以死矣昔與君別掾未

勝衣今遂能會粹手澤來求予文回首舊遊邈馬二
紀撫卷感愴既以君之才不極於用為君恨又以君
之子能傳其業為掾喜也君吉之永新人名潞字東
之

網山集序

學必有師師必有傳人揚雄之徒以侯芭為傳人授
業河汾之門者衆矣以董常為傳人侯董皆窮鄉匹
士功業不著于世而師道之傳在焉隆乾間南方學
者皆師艾軒先生席下生常數百人去而貴顯者相
望然自先生在特言高第必曰網山後先生卒六十

後村集 卷八
載學者論次先生嫡傳亦必曰網山夫未遇一布衣
死則死矣而能亢其名與當世大儒並行非孟氏所
謂豪傑之士乎余嘗評文軒文高處逼檀弓穀梁平
處猶與韓並驅它人極力摹擬不見其峻潔而古奧
者惟見其寂寥而稀短者縱使逼真或可亂真猶虎
賁之似蔡邕也優孟之似孫叔也有若之似夫子也
形也至於網山論著句、字、足以明周公之志得
少林之髓矣其律詩高妙者絕類唐人疑老師當避
其鋒它文稱是然甫五十而死子名簡子字綺伯客
歿其後遂絕余童子時師事綺伯又與網山之嫡孫

行林侯肅翁交友肅翁既序其遺文矣某復識其後
網山林氏名亦之字學可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樂軒集序

初網山既得師傅嗣講席戶外之屨幾半艾軒亦是
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一日侍網山謁老艾
受其拜接之如孫然網山僅得中壽使其高年之志
終窮也樂軒七十五廼死年出於其師而窮尤甚于
其師城中無片瓦僑居福清縣之橫塘開門受徒僅
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積緡得百千歸置田
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今讀其文闡

學明理浩乎自得不汲、於希世求合螢窻雪案、
宗廟百官也萊羹脫粟猶堂食萬錢也入則課奴婢
耕織勤生務本有拾穗之歌焉出則與諸生弦誦登
山臨水有舞雩之詠焉自昔遺佚阨窮之士功名頓
挫時命齟齬往、有感時觸事之作以洩其無僂不
平之鳴若虞卿之愁韓非之憤墨翟之悲梁鴻之噫
唐衢之哭是已樂軒平生可愁可憤可悲可噫可哭
之時多矣而以樂自扁樂之為義在孔門惟許子
先儒教人必令求顏子之所樂嗚呼此固樂軒之所
聞於二師歟樂軒沒二十餘年余從竹溪林侯肅翁

傳抄餘藁姑叙其平生大致如此肅翁又樂軒高弟
也他日居魏文貞之地秉陳叔達之筆當為河汾先
生立傳無使天下後世有遺恨云樂軒陳氏名藻字
元潔

江西詩派序

總序

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十六人內何
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
四家王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
今取其全篇作者或一聯一句可諷詠者或對偶工

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後山彭城人韓子
蒼陵陽人潘邠孝黃州人夏均父二林蘄人晁叔用
江子之開封人李商孝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
京西人非皆江西人也同時如曾文清乃贛人又與
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
何湏惜當日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真得所謂活
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紫微公不及見耳派
詩齋中以東萊居後山上非也今以繼宗派庶幾不
失紫微公初意

山谷

國初詩人如潘閻魏野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
作楊劉則又專為崑體故優人有擗塔義山之誚蘓
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至六一坡歐
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分
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晚
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制之變蒐獵奇
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家雖隻字半句不輕
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在禪學中比得達磨不易之
論也其內集詩尤善信乎其自編者頃見趙履常極
宗師之近時詩人惟趙得豫章之意有絕似之者

後山

後山樹立甚高其議論不以一字假借人然自言其詩師豫章公或曰黃陳齊名何師之有余曰射較一鏃奕角一着惟詩亦然后山地位去豫章不遠故能師之若同時秦晁諸人則不能為此言矣此惟深於詩者知之文師南豐詩師豫章二師皆極天下之本色故后山詩文高妙一世然題太白畫像云江西勝士與長吟後來不憂身陸沉勝士謂饒德操也按德操此詩去手污吾足之作太爭地位太白非德操遂陸沉耶似非篤論

韓子蒼

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派子蒼殊不樂其詩有磨淬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有已寫寄人數年而追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少而善

徐師川

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涓陽高自標樹藐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雙廟詩勉諸洪進步今雙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亦多矣師川在靖康中朝列有改名避偽楚諱

後集 卷八
者師川名婢曰昌奴朝士至則呼之以名節自任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實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

潘邠老

東坡文潛先後謫黃州皆與邠老游其詩自云師老杜然有空意無實力余舊讀之病其深蕪後見夏均父讀邠老詩亦有深蕪之評

三洪

三洪與徐師川皆豫章之甥龜父警句往、前人所未道然早卒惜不多見駒父詩尤工初與龜父游梅

仙觀龜父有詩卒章云願為龍鱗嬰勿學蟬骨蛻是以直節期乃弟矣駒父後居上坡晚節不終不特有媿於舅氏亦有媿於長君也玉父南渡後為少蓬聞師川召有懷駒父詩云欣逢白鶴歸華表更想黃龍出羽淵然師川卒不能返駒父於鯨波之外玉父愛兄之道至矣余讀而悲之

夏均父

均父集中如擬陶韋五言疊、逼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諷咏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然疎之諸孫故其詩云堂、文

莊公事業何崢嶸孟子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均
父欲改之乎其志亦可悲已

二謝

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幼槃詩似元暉按康樂一
字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欠工
緻幼槃差苦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弟兄在政宣間
科舉之外有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鬻其技
至貴顯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二林

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

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但以詩重

晁叔用

喻汝礪作具茨集序云予曩遊都城與晁用道為同
門生後三十六年識公武於涪陵不知為用道子也
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論著自丙午之亂存者特歌
詩二百許篇敢乞先生一言以發之又出其家譜謀
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
予聳然曰是吾用道耶第今字叔用為小異耳方紹
聖初天下偉異豪爽特絕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群從
多在黨中叔用於是飄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

後集卷八
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豎朝廷諸
公謀欲起之廼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
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
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然
則吾叔用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顧其胸中必
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至咸平景德中儒
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清豐晁氏二
氏者天下甲門也文元公事章聖皇帝二十年當是
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
廷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

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
獻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
繼之叔用以文莊為曾大父以文元公為高祖家藏
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焯掌勵志錯綜而藻績之皆以
文學顯名予嘗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
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
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
寫物形於興屬淵雅踈亮未嘗以悽怨危憤激烈愁
苦之音其於晦明消長用舍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
樂之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

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過往、燥心汗筆有怨謀悞悞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能閑退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烏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邈有所不錄豈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壹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適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此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

其意度宏濶氣力寬餘一洗詩人窮餓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下相隨于為過樓前亂離後追書承平事未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晁氏家世貴顯而叔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之後可謂賢矣它作皆激烈慷慨南渡後放翁可以繼之

汪信民

呂榮陽居符離信民為教官從榮陽學故紫微公尤推尊信民其詩云富貴空中華文章木上癭要知真實地惟有華嚴境蓋呂氏家世本喜談禪而紫微與

信民皆尚禪學

李商老

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博覽強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三僧

三僧中如壁詩輕快似謝無逸亦欠工祖可默讀書詩料多無疏筍氣僧中一角麟也善權與可相上下

高子勉

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略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乃以殿諸人何也可升

江子之

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豈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李希聲

與徐師川潘邠老諸人同時

楊信祖

吏道官官惡田家事事賢唐人得意語也

呂紫微

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

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惟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趨向畢精盡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父事君而能識

鳥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得其要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誤認彈丸之論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

又朱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響其晚年詩多啞了
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
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響者
果不可以退情矣

鐵庵遺藁

寶章閣直學士方公既沒余於其家得公諫垣奏疏
四又二疏藁而未上右螭直前疏二西掖繳疏三進
故事八雜表章二十五如良醫以單方起危疾不雜
試也如善奕如緊着救壞局不泛應也外制三十六
如湯盤孔鼎單辭隻字足矣不在多言也如廟瑟一

倡足矣不待九奏也居遺補僅數十日而千古之名
節係焉通所作僅八十篇而一代之文獻在焉自端
平以來天下推賢諫臣曰平齋曰寶齋公稍後出幾
與齊名初公授上親擢第一義太慙矣人為公懼公
不以為悔每對必申言之又於駁論李子道鄒雲從
極言之中坐此留落而孤忠自信素論不改猶時於
表章致其倦、焉余嘗謂言之非難容而受之為難
凡公所言皆人所難堪然自始至終無歐余之擯斥
而有歐余之福有鄒陳之遭遇而無鄒陳之禍行簡
嵩之雖無至誠樂與之意而不能害峴雖加以非所

宜言大不敬之罪而卒莫中傷者誰之力歟漢人有
言主聖則臣直然則非公之直也陛下之聖也公他
文皆典嚴精麗與人尺牘蟬聯績密語妙天下可以
寶翫尤動民事決訟或數千言皆切於世教民彛異
乎所以龍筋鳳髓者公之子演孫方彙次為別集云
公諱大琮字德潤

劉尚書集

吾鄉諸老惟蔡公遺文最詳備陳諫議當時未給事
君貺黨籍忠賢也王察院景深道鄉輩人也集皆不
傳渡江以來如陳龔二公僅有詩奏議刊行龔言語

妙天下四六尤高世遠不得而見至於葉鄭兩宰輔
薛陳二柱史鄭漁仲山林持起黃伯耆臺閣勝流今
家集存否不可知其言議風旨日遠日忘更數十年
將恐後學晚生不復見前輩之大全矣蓋其始也或
失於因循而未暇論次或有所避就而不欲流布
其久也遂至於散逸而不可收拾此豈非象賢繼志
者之責乎故詹事尚書文肅劉公集三十卷自奉大
對至歷館殿給諫方面凡所建白多者萬言少者數
語皆條達懇切自古律詩至駢儷記序誌狀之屬皆
典實嚴重自朝廷大議論至交親小往復出告吏民

入語子弟者皆忠信誠懇訂公之文命意主乎厚非
資鏗薄者所能道措語極其平雖尚奇崛者無以加
其在言路方誅權臣召故老朝無大姦慮故公無大
擊搏為國家扶公道合善類而已其宰嵯縣太蝗因
山詔蠲越諸邑丁稅既而止及會稽山陰蕭山公投
匭固爭請如初詔後歷臺院乞增糴本賑飢疫埋戰
骼掩道僅能四州魚水錢母鬻不濟寺產秤提法行
觸罪者衆公累疏諫止因宰掾白事峻責之以此獲
怨其論天下事大指如此素有至性敬伯兄如父愛
二季如子築第西郭即屋山絕頂為友于堂俄而伯

先逝公繼薨角巾之志未酬對床之約不遂悲夫求
已齋者公自號也初公以邑最薦與四轄時學禁方
嚴諸賢皆遜力乞漳倅而去留滯七年始見進用及
由樞掾出漕湖外舟至蘭溪中司以臺法辟去而復
留考公本末未嘗求合於世而世於公自不能捨所
謂求諸已而不求諸人者歟劉氏舊通譜余王父與
公先大夫先君與公再世同年於是計院兄以集序
見屬余幼受教於公今老矣惜諸家述作之罕傳幸
吾宗文獻之有考序之所以美後人纂輯之勤且以
勉里中之象賢繼志者也慶元初朱文公與余叔父

後村集卷之八
父麟臺書字公曰仲則辭中除而就外補不可及也
絜齋表公誌公墓逸此一事因附見之公諱槩子燁
叔倉部郎中輝叔太府寺丞皆前卒燧叔計院兄也

後村集卷之八

後村集卷之九

序

王與義詩

天台王君公矩示余古律詩四十首長短句十首其
輕虛如飛燕之舞於掌上其縮歛如沐猴之戲於棘
端晉人評山濤用少、許勝人多、許殆為君發也
前輩有學詩如學仙之論竊意仙者必極天下之輕
清而後易於解脫未有重濁而能仙也君之作庶乎
輕清矣然余聞之丹家冲漠自守專固不怠一旦嬰
兒成頓門開足以不死矣此養內丹者之事癯於山

澤之仙也若夫大丹則異於是傳方訣必有師安爐
竈必有地致金汞必有貲又必修三千功行以俟之
及其成也笙鶴幢節不期而至王喬駸乘韓衆執轡
翱翔太清而朝於帝所此天仙也異乎前之癯於山
澤者矣余以其說推之於詩凡大家數擅名今古大
丹之成者也小家數各鳴所長內丹之成者也君之
學不至於大家數不止因序以勉之君名與義

韓隱君詩

古人不及見後世書而偶然比興風刺之作至列於
經後人盡讀古人書而下語終不能髣髴風人之萬

一余竊惑焉或曰古詩出於性情發必善今詩出於
記問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於是張籍王建輩
稍束起書袋剝去繁縟趨於切近世喜其簡便競起
効顰遂為晚唐體益下去古益遠豈非資書以為詩
失之腐捐書以為詩失之野歟懷安韓君斗袖其迺
翁詩一編越邑示余凡春容者寂寥者皆合節奏如
地震日蝕詰鼠厭蝨諸篇其辭出入貫穿百家雖襲
舊體各有新意博而不腐質而不野以今人詩較之
益益中壘洗也翁至死不下山亦未嘗出其藁余得
之驚喜坐客有曰趙章泉詩踰萬首韓仲止輩仲至

後村集 卷九
幾半之至少者亦千首翁盡平生所作纔五十章無
乃太簡乎余曰諸藪積千斤皆浮惟沉雖葉薄銖輕
者亦沉以其重也烏乎翁詩不翅足矣奚以多為聞
翁窮經攷古所著非一書余將求而觀焉斗亦苦學
筆力與翁相上下必能顯揚翁者翁名永字昭父

林同孝詩

寒齋力辭聘召死於隱約子同合以表其阡旌其閭
為未足也行其書烏嗣其學烏同又擴載籍以來孝
於父母者事為一詩、具一意各二韻二十字積至
三百首起邃古迄叔季兼取明天理未嘗泯也自聖

賢至夷狄異類並錄見天性未嘗異也事陳而意新
辭約而義博賢於烟雲月露之作遠矣始寒齋之事
寶章也視調膈謁襲之節以康其体躬場圃井白之
勞以裕其力人知寶章之勇於退而不知其退之有
以自樂也同合之事寒齋也亦然昔曾元養參已不
如參之養哲石奮諸子恬侯稍不逮建至孫而孝謹
遂衰今石塘之林奕世家法嗣守不墜有古人所難
能者惜其弟兄俱未脫白脩於家淳沉於閭里而已
余常恨世儒率華過其實惟同華實相副其操行蓋
漢孝廉之盛舉也詞藝亦唐進士之高選也頃良齋

謝公嘗彙考史五十卷上之阜陵同此詩它日必與
謝公之史並行

迂齋標註古文

彙衆家文為一編蕭統以前無是也統合先秦二漢
三國六朝之作為三十卷姚鉉專錄唐文爾乃至百
卷卷帙益多文字益瀉選粹之優劣即統鉉之優劣
也本朝文治雖盛諸老先生率崇性理卑藝文朱氏
主程而抑蘇呂氏文鑑去取多朱氏意水心葉氏又
謂洛學興而文字壞二論相反後學殆不知所適從
矣迂齋標註者一百六十有八篇千變萬態不主一

體有簡質者有葩麗者有高虛者有切實者有峻厲
者有微婉者夫大匠誨規矩而不誨巧老將傳兵法
而不傳妙自昔學者病焉至迂齋則逐章逐句原其
意脉發其秘藏與天下後世共之惟其學之博心之
平故所采掇尊先秦而不陋漢唐尚歐曾而並取伊
洛矯諸儒相反之論萃歷代能言之作可以掃去粹
選而與文鑑並行矣迂齋樓氏名昉字暘叔以古文
倡甬東經指授成進士名者甚衆其高第為帝者師
天下宰而迂齋已不及見今大漕寶謨監鄭公次
申亦當時升堂入室者也既刊標註十卷貽書余曰

子甫人也非迂齋昔所下榻設醴者乎其為我序此書余曰謹受教

德興義田

一鄉一里之事合一鄉一里之力以任之古也使一戶任之非古也今夫一閭之市三家之聚必有詭挾逃亡之賦縣大夫不能考覈無所追呼必於戶長乎貴役戶有蕩產灾身之患而餘家無動容變色之撓豈守望相助之義乎中下戶畏是役以無產為幸或飛寄使之盡然後已惟愿而弱智與力不能飛寄者抑首受役江鄉諸邑皆然德興明府卓君始按民產

高下各使出穀名曰義庄募人充戶長三十七都之人賢者相勸勉富者先倡率奉明府令莫敢有違其美秀而文者爭奮筆以紀錄焉初淳熙間蜀人李文昭為宰實教民為義役邑人德之廟食至今卓君又倣代役之意創立是庄異時家、飛寄是役也中下戶各自實其產一利也革抑差之弊募樂充之人二利也合衆力為之惠而不費三利也自李至卓甲子踰一周矣治辦之材多循良之迹少蓋先後得二賢令而後害始去書之以待傳循吏者君名得慶莆田人

送卓渙之羅浮

國家憂顧在西北功名機會在西北天下士不游廣
陵謁陳登適荆依劉表則入蜀客嚴武是二三公有
事權氣力呼吸間能使人不貧不賤杖策而往贏糧
而從宜也若嶺嶠偏遠無進取蹊徑世以為霧潦炎
熱之地士或南轅親友諫止不可止則握手鄭重以
尊生為祝不相知者至有息陰止渴之疑余弟處和
作牧于惠謀同載之士余曰愛弟者莫若兄余既老
病不能偕卓君怡甫余友也學醇行潔忠信直諒客
若人於郡齋日接談論主人者可以寡過矣弟以兄

言為然具書幣以請怡甫往反辭甚力余曰惠在廣
左未為深入蘇唐二公遺蹟在焉羅浮山豐湖之勝
甲東南余曩使粵更再寒暑幸免黃茆之沴亦無意
茲之謗是在人而已元城公有止酒之戒田承君有
在京師病傷寒之喻為伐天和雖在中州而病不必
南州能病人也前人有夷齊不易心之論苟萌得心
雖飲廉泉而濁不必貪泉能污人也怡甫昔與故閩
清鄭明府周旋尤久今明府之子將參余弟軍事竊
意明府之念其子無以異於余之念其弟也怡甫既
善其父兄於其子若弟安能忽然乎怡甫乃束書問

塗余家人與里人皆賀余弟能致此士它日賓主來
歸余固衰憊尚能携斗酒彘肩出里門一笑相勞苦

山中別業

始余請南塘選仲白詩南塘更以屬余苦辭不獲南
塘評詩素嚴而余尤縛律每去取一篇常三往返然
後定有全篇皆善而為一字半句所累者皆不錄故
集止百篇後十餘年見南塘持論稍寬惟余縛律如
故又二十年余益衰老從時願求仲白遺藁熟復喟
然而嘆曰天乎余之有罪也蓋國風騷選不主一體
至沈謝始拘平仄詩之變詩之衰也仲白之志常欲

掃齊梁而返建安黃初晚唐而追開元大曆於古
體寓其高遠於大篇發其精博於短章窮其要眇雪
夜感興等作吐、逼子昂太白顧專取律體而使仲
白之高遠者精博者皆不行於世所謂要眇者又多
以小疵遺落天乎余之有罪也廼雜取百篇為別集
以志余過凡仲白集外之棄餘皆它人卷中之警策
也初選余年三十三再選六十八矣時願字志仁以
甲科郎教胄子出倅福泉云

慶元縣鄉飲酒

寶祐癸丑日南至慶元縣尹羅君澄源行鄉飲酒于

縣齋鄉大夫士庶曾者三百餘人九十者二人八十者六人七十六十者二十人餘序長幼有差主賓俱介酬獻如儀工歌笙磬作止叶雅觀者興起咸曰翔邑一甲子矣是禮也惟舊尹趙尚書汝述一舉行今將五十年始再見士則曰尹以賓友遇我有一善得不往告之乎民則曰尹以禮遜迪我有一不善得無鞭其化乎蓋武城單父遠矣善乎密令之言曰以禮教汝必無一怨惡以律治汝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君亦欲先教其民而後施政刑焉賢矣哉或曰今之吏其不合於古者多矣古之禮其僅存於今者少矣

上之賦役下之冠昏喪祭不能皆占獨鄉飲往、行於郡國母乃近於迂乎余曰古人於禮之不幸而已矣者猶能求之于野今人于禮之幸而僅存者乃不能求之于書克君之志冠昏喪祭皆可以稍復古豈惟鄉飲哉君溫陵人頃余與其先大君子諱知古同受學西山同宰邑建溪老矣聞君能似其父喜而筆之

送葉大明日者

余晚擯於時負謗甚醜徇名矜術者見其衰颯類踈之視時嚮背者知其不復用或訕侮而蹈藉焉晨起

門有剝啄出迎則建安葉君大明也袖一卷書為余
談命曰君^知所以退閑乎字為之也將以十月出矣字
出而木星入且為君福敢賀余愀然曰曩余去國其
罪詳著於時賢清議之所云云謂余獲戾於時賢則
有之未嘗獲戾於字也古之君子遭謗則自修聞過
則內訟余且不敢以特賢之用舍為忤戚安敢以字
木之出入受吊賀乎况人之嗜好各有不同衆慕進
為余慕退閑體不耐勞性復喜佚得於天者然也憶
在列時身兼數職朔祭則以亞卿初獻跪拜無數起
夜分行事盡五鼓受胙退明裡則偃僂却步導上行

黃道雖甚親近亦甚兢懼侍立則黎明夾香案二府
奏事諫官御史上殿輪對朝辭班絕又升殿立俟駕
興迺趨出余時已六十五頭目眩晃腰脚頑痺常恐
顛仆於宗廟朝廷之上而尤窘者衰暮荒落旃屨頽
問奉對空踈遇院吏以詞頭至含毫搔首思索一字
如汲智井當此之際念欲掛冠還笏為一不識字老
農而不可得今蒙寬恩放歸田里睡至日高丈五坐
茂樹臨釣磯或抵暮忘返而又束書不觀焚筆硯不
為文度人間至閑至佚無出余者視向之且拜且立
且備顧問而費思索其得失乘除何如執夫前之使

後集卷九
九
余進為者木之屬也君所謂福余所謂灾也後之使
余退閑者字之屬也君所謂灾余所謂福也昔韓子
自推日辰歎斗牛之不神惟箕簸揚而不已韓子之
尤箕猶葉君之尤字也余謂箕雖能起韓子之謗亦
能揚韓子之善斗牛有神不過為韓子服車箱挹酒
漿而已二者將安擇乎字乎字乎徐行無疾相余退
閑舍勞就佚頤言挽留共保終吉詎敢淺心幸君之
出葉君名應祥將遊桐城書以為贈

吳歸父詩

頃余為大蓬玉山吳君壺携先君與其先大君子書

稱其詩律清新求余着語余見先君之書矣未見君
之家集也就求之君行李無本後四年余屏居田舍
君橐一卷示余讀之累日古體淡泊簡遠有陶阮遺
意律體切近恬安唐家數中名作也其言高者造極
深者入微一洗詩人寒餓呻吟之態然盡卷惟二十
七首壺泣曰先人名周字歸父擢乙丑第為松陽主
簿卒官下年三十六遺藁散亡壺長而訪求止此爾
余頃見唐任藩集纔十詩然字、精鍊歸父二十七
首少乎壺歸父與章泉趙公澗泉韓公同里閑接議
論人物高勝無詩猶傳况其詩之可傳歟

林同詩

余嘗患近人之作多俗間淺近之言少事外高遠之趣達者酣豢寵利窮者夢想功名情見乎詞千人一律惟寒齋父子不然子真幼於程文尤工然性純孝寒齋嘗病左右侍湯液至不忍入州應舉嘗赴胄試百里抵京得詩一卷十之九皆思親之言年未四十慨然罷舉志尤潔非躬耕不食植梅百株日哦其下鈔新舊藁示余無一字一句墮落世網獨於古今所謂仁人志士忠臣孝子每致其倦、昔韓子評歐陽詹云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答李翊云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以子真所作攷之信然子真素多病寶章公葬福勝距石塘十五里余嘗偕往涉溪涉嶽野風栗烈余時已六十一坐涼輿無繖扇往返皆然子真暖簷垂帷不敢出也今又九年聞子真尚怯寒惡風終歲不越戶限余垂七十亦病卧一榻非復前日之後村翁矣嗟乎造物之所甚靳者富貴也功名也余與子真既已割棄此念至於筆以老而嚴吟以窮而工是區、者忍不予畀哉春益暖病益愈當拔子真過我共究其論子真林氏名同或問子真可方何人余曰先朝魏野與其子閑俱入隱逸傳俱有詩名

德林集 卷九
甚矣寒齋之似野子真之似閑也

刻楮集

吾家季子刻楮集僅二百首然皆超詣短章稀句賢於他人鉅篇累韻其尤高者如岐山鳳曠代一鳴不常聞也如優鉢曇花浩劫一開不數見也可謂有雅人之高致極詩家之能事矣初余由放翁入後喜誠齋又兼取東都南渡江西諸老上及於唐人大小家數手抄口誦季嗜好與余同小窻殘燭講之二十餘年余坐馳騫妨書課應酬奪苦思所作徒十倍於季往、多而不能精駁而不能醇豈非余之力分季之

功、專優劣所由判歟愛季者皆惜其未脫白夫士以不降志辱身為難馬文淵白首遠征病卧壺頭願為少游乘欸段下澤出入鄉里而不可得何次道既貴勸幼道仕答曰吾第五之名何減驃騎余之仕功名未及文淵官職未及次道萬一而一生蹈患難叢謗毀愧初心而辱先訓多矣季雖嘉遜其植立高氣宇全有德有言自傳於後漢人所謂家之珍寶國之英俊也惜其不生於興廉舉孝之世羔鴈靡全猿鶴與游爾訂其人品則少游幼道之流也豈以外物動其浩然哉余所序者止於寶祐甲寅他日新集出當

後序季名克永字子修

竹溪集

始余見竹溪詩而愛之既而又見其未第時所論著
二巨編煅煉攻苦而音節諧鬯邊幅寬餘而經緯麗
密歎曰此非場屋荒速山林枯槁者之言必極文章
之用而後已未幾竹溪果被遇明主給尚方筆札遂
入翰林侍從緝熙傍無寸援直提一筆大則鼓雷風
於天上小亦隨物賦形膏馥所沾華采所被士爭傳
寫家藏而人誦之子泳彙其藁以示余自昔文人鮮
不以壯老為銳情江文通晚有景純索筆景陽取錦

之夢余謂非二景果有靈也乃文通氣索才盡之兆
爾竹溪所編視前二編且數倍老氣盛於壯近製高
於舊其筆錦乃天授豈資於人哉夫學以積勤而成
文以精思而工有五十而學易九十而傳書者有十
年成一賦者有懸千金募人增損一字者猶賈然居
之多者貨良猶染然漬之久者色深彼東書閣上棄
檠墻角尚忘故讀安有新意惟竹溪已顯融尤刻厲
聚古今菁英窮翰墨變態書不虞楮吟不韋柳文不
昌黎艾軒不止也故其旃屢之文精粹典冊之文華
潤金石之文古雅義理之文確訥達生則蒙叟談空

則無盡藏妙巧於質素寓高遠於切近宜乎備衆體而為作者之宗殿諸老而提斯文之印者也昔與竹溪相期此事余老耗亡遂盡竹溪傾力不退轉筆力益怒長余仰視之如凍蛭之和韶鈞跛鱉之追驥騮矣初鄭丞相以御槩徵竹溪文終不肯獻一字玉音嘉獎及與史宅之同掾公府史方以括田媒大用物情趨附竹溪獨面折不少恕遂拂衣去余亡友黃元輔諫疏云編修官林某以忤宅之謫守嗚呼元輔端人也其論竹溪出處如此此又世所未知者因附見於集序烏竹溪林氏名某字肅翁

徐先輩集

世謂堆故事繁駢語起於唐不知自西京鄒陽輩已然至唐尤盛爾及韓柳出而後天下知有古文然韓柳能變文字之體制而不能變科舉之程度上以此取下以此應雖有豪傑之士不能自拔吳子華韓致光之倫是也友人徐君端衡出其十一世祖唐正字公寅文集又纂輯公遺事及年譜以示余按劉山甫誌墓詩賦外有著書二十卷溫陵集十卷南渡初公族孫著作佐郎師仁作集序有雅道機要一卷得於蔡君謨家者今皆不傳所傳者律賦及探龍集各五

卷詩八卷而已夫士不幸而不遇于當時所賴以自見於後世者書爾而公所著它書皆羽化惟詩賦與儷語僅存豈不重可歎歟然其僅存者已足與子華致光並驅矣唐人尤重公賦目為錦綉堆日本諸國至以金書人生幾何御溝水斬蛇劍等篇為屏障初策名過汴朱溫欲辟公諷使改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之語公不肯改而去或者乃謂公再試于汴以此賦魁多士按公乾寧元年登第越四年歸闕又十年溫始篡唐未篡汴無放榜之事既歸公無至汴之理或者之言謬矣張丞相齊賢記公醉犯溫諱憂不測作

遊大梁賦以獻溫大喜字酬一縑使軍士皆誦之當時卿相多由汴以進公獨舍汴而歸蕭然於草堂之下釣磯之上以終其身始不改賦者不樂容免園也去而獻賦者詭辭脫虎口也否則斃溫手矣集中惟一眼胡奴之作削而不取其惡梁如此方唐之亡也士大夫貴顯而全節者惟司空表聖韓致光二公阨窮而自守者惟公與羅隱、依錢氏公依王氏猶子美容劔南之意也公疇昔交長安貴人甚多晚惟與二公及隱有倡酬致光後避地入閩隱近在浙表聖遠居西華而公卷、不忘其忠唐如此嗚乎亡唐者

豈朱三之罪哉蓋崔氏柳氏楊氏皆唐大族累世卿相而緇郎挾溫劫天子遷洛璨為賣國牙郎涉手提傳國寶授溫表聖致光皆踈遠乃高蹈而去不踐二姓之廷難也公與羅生一前進士一布衣朝不坐宴不與而老死不在受禪碑中又難也前輩止呼公為徐先輩徐正字而王氏辟奏官職並不稱得其實矣端衡以詞藝薦于鄉庶幾無忝爾祖者

送謝旰

余少嗜章句格卑調下故不能高既老遂廢不為然江湖士友猶以疇昔虛名相推讓雖屏居田里載贄

而來者常堆案盈几不能遍閱一日建士謝君袖二編見過其間有韻者切近而簡遠可企任藩項斯無韻者幽深而峻潔欲與孫樵陸龜蒙相上下因嘆君以如此之才而世乃未有知君者余獨知之顧閑退無氣力不足為人軒輊蓋詩至唐尤盛人主以此拔士得戴叔倫韓翃之流焉主司以此取士得錢起徐凝之流焉藩鎮以此辟士得李商隱羊士諤之流焉迺至唐衰錢鏐王審知父子猶能收羅隱徐寅於幕府本朝文治過唐遠甚經義詞賦之士悉尊寵用事惟詩人遇合者少內而公卿外而強大諸侯窮貴極

後州集 卷九
致士滿門類多抵掌談功名飛筆作牋記者未嘗容
一詩人也君為一世所不好之學挾背時難售之貨
僕飢驢瘦道之云遠夜闌酒盡相對太息夫窮達有
命特未可料君志氣甚壯歲年未暮安知異日不和
薰風之琴而絃廟清之瑟乎君名旰字照鄰

送葉童子

古人三年通一經是九經幾費三十年也若是其難
乎曰非誦其詞之難通其義之難通其義而又能托
之辭者尤難潮士葉龍瑞之享南六歲應童科果中
之不但一過目即成誦其下筆屬文若老於場屋然

所謂難而又難者他童子皆退立下風矣自昔蚤惠
而有終譽者黃香李泌不一二數終軍劉晏皆有可
恨本朝惟晏元獻楊文公歸然為名臣如蔡伯晞周
孟陽輩碌碌無傳豈老而荒者聰明不及前乎童而
習者口耳不足恃乎抑事業志節有在於記誦文藝
之外乎潮雖南州自趙德吳子野已能自附於韓蘇
姓名在文字之錄耆舊之傳今文風幾侷於江浙閩
蜀而君父子出焉道甫訪余田舍余曰君將何之父
曰兒挑試後省寘之上等者紫微主人訥齋也子曰
生我教我者父也成我者訥齋也訥齋相矣吾將掃

後村集卷之九
光範門而候謁焉余曰繇下土而觀上國之光譽髦
之選也起匹士而見知天子之宰曠世之遇也吾子
行矣

後村集卷之九

後村集卷之十

序

仙谿志

古書有九丘有方言今圖經之類爾然左史倚相至
與典墳共讀揚雄勤勤纂輯豈其書果不可闕歟吾
郡三邑仙遊最鉅其山川之美戶口之衆前未有記
載者少府黃君始奮為縣志上下數百年間人事之
變風土之宜採之舊聞訪之故老皆有考据釐為十
五卷其言曰地以人重瞻言耆舊有列於慶曆諫官
者有危言謹論相望於元祐黨籍者有與鄒道鄉同

後村集 卷之九
貶者有為乾道名宰相者其他魁彥勝流不可勝書
故其志人物尤詳焉曩余嘗同鄭子敬方孚若至邑
西清陳公時八十餘矣為余三人設醴清談竟夕多
及乾淳間事健少年不及也豈其水深土厚所產皆
秀傑歟黃君俾余序其書不獲辭君名巖孫溫陵人
秩滿臺郡皆以才薦將去為潮州郡文學

宋去華文集

吾里多名輩鉅人南渡以來推二宋焉諱棐字材成
者為思陵侍從事見國史諱藻字去華者為阜陵朝
士位減諸父而與齊名始貢辟雍四上春官大駕南

巡以布衣進十論補官為懷集尉復以漕薦擢戊午
第乾道初召既而由浙東常平使者罷歸遂不復出
鄉人尊之曰去華先生然遺書不少槩見其孫鉞忽
示家集進論時議各一卷群經滯穗八卷其論東晉
曰不築壇勞師不市駿揖蛙而先立太學之官行親
雩之禮不念中原而厚於豐沛南頓據鼎秉鈞者不
同心枕戈擊楫者有遺恨激烈於澹庵無垢矣滯穗
蓋晚年精思而作於先儒不苟同亦不苟異於舊說
取其通不取其鑿書成以獻乙覽竟不得以其說陳
之旃屢命也公事兩朝屢賜對奏篇皆不見集中惟

年譜略記乾道對語謂江上諸屯祖宗所無乞用藝
祖命李漢超輩守邊郡策令諸戎師各以其兵分屯
淮郢此大議論也零落殆盡惜哉公諸孫皆傳家學
有擢世科至列卿方伯者鉞燈窻攻苦場屋頓挫以
父任列西班非其志也於公遺文勤補綴諸昆有
愧色矣余聞公尤長於詩嘗與鄉守唱和守疑諷已
言公父葬寺地朝論不直之時忠定趙公帥閩折簡
招公有歌者後至忠定欲譴之公即席有吟詩傷宿
草侍宴損名花之句忠定笑而止前輩風流醞藉如
此竊意公奏篇詩草猶有可尋訪者鉞之責也

陳天定漫藁

以近人之作與陳君文卷並觀若梨園胡部方奏曲
忽聞廟瑟焉若瓦釜土簋方用事忽陳壘洗焉若短
後衣曼胡纓方馳騁擊刺忽睹儒服焉散語既峻潔
無冗長有韻者亦簡澹有義味體近而思古貌槁而
神腴第其品在能言之流其自箴曰以愈加我是謂
逆境以慾誘我是謂順境處境之道持敬為主待以
兄弟愈平慾去此理到之言也豈原夫輩所能道乎
然卷中與當世名公卿酬酢多而與山間林下人往
還少若將借譽於彼者是大不然珠潛劍埋猶現光

恠文字在天地間決無泯沒之理夫挾權位以軒輊
人物貴顯者之任也持衡尺以裁量文章非貴顯者
之任也君求諸己足矣奚彼之求哉君名天定

晚覺閑藁

近時詩人竭心思搜索極筆力雕鐫不離唐律少者
二韻或四十字增至五十六字而止前一輩以此擅
名後生歆慕人、有集皆輕清華艷如露蟬之鳴木
杪翡翠之戲茗上冰不娛耳而悅目也然視古詩益
有等級毋論騷選求一篇可以藉手見岑參高適輩
人難矣雖窮搜索雕鐫之功而不能揜其寒儉刻削

之態惟晚覺翁之作則不然其貫穿融液奪胎換骨
不師一家簡緜穠澹隨物賦形不主一體卷中二韻
者四十字者五十六字者尚可以心思筆力為也至
其大篇險韻窘狹處運奇巧平易中現光恠如決河
鬪防而注強弩持滿而發不極不止非心思筆力可
為也夫子曰辭達而已矣翁其辭達者歟韓子曰氣
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翁其氣盛者歟
翁博極羣書有易學秋賦危中鵠者屢矣而輒失之
遂棄場屋以琴詩自娛余序此集不惟見翁久幽不
改之操遯世無悶之意且為詩家洗寒儉刻削之謗

後集卷十
翁章氏名樵字林伯

翁應星樂府

曩余使江左道崇安君袖詩謁余於逆旅余讀而竒之訪其家世君曰浩堂吾兄也余嘆息曰君可謂難為弟矣別去一甲子不與君相聞君忽貽書抄所作長短句三十餘闕寄余其說亭郭堡戍間事如荆卿之歌漸離之筑也及為閨情春怨之語如魯女之嘯文姬之彈也至於酒酣耳熱憂時憤世之作又如阮籍唐衢之哭也近世惟辛陸二公有此氣魄君其慕蘭者歟然長短句當使雪兒嘯春鶯輩可歌方是本色范蜀公晚喜柳詞以為善形容太平伊川見小晏夢魂慣得無拘檢又踏楊花過謝橋之句笑曰鬼語也噫此老先生亦憐才耶余謂君當參取柳晏諸人以和其聲不但詞進而君亦自此宦達矣

唐絕句續選

余嘗選唐絕句詩既板行于莆于建于杭後十餘年覺前選太嚴而名作多所遺落或倣余曰子徒知病野處之詳而不知議者病後村之略也余曰謹受教乃彙諸家五七言各再取百首名續選內五言僅得七十首以六言三十首足之蓋六言尤難工柳子厚

高才集中僅得一篇惟王右丞皇甫補闕所作妙絕
今古學者所未講也使後世崇尚六言自余始不亦
可乎前選未收李杜今併屈二公印證寶祐丙辰立
秋後村翁序

本朝絕句續選

本朝詩尤盛於唐使野處公編本朝絕句殆不止萬
首詩愈盛選愈嚴遺落愈多後世愈有遺恨矣此本
朝續選之所為作也起建隆迄宣靖得詩如唐續選
之數孰曰比唐風何如曰五七言余固評之矣六言
如王介甫沈存中黃魯直之作流麗似唐人而妙巧

過之後有深於詩者必曰翁之言然寶祐丙辰寒露
節後村翁序

中興絕句續選

南渡詩尤盛於東都炎紹初則王履道陳去非汪彥
章呂居仁韓子蒼徐師川曾吉父劉彥冲朱新仲希
真乾淳間則范至能陸放翁楊廷秀蕭東夫張安國
一二十公皆大家數內放翁自有萬詩稍後如項平
父李季章諸賢以至江西一派永嘉四靈佔畢於登
臆鳴號於江湖約而在下以詩名世者不可殫紀如
之何限以二百篇也續選如東都之數惟五言僅六

十而六言加十馬野處編六言終唐三百年止得三十餘篇余於本朝得七十篇倍於唐矣既而又以中興七言拾遺百篇附卷末寶祐丙辰日南至後村翁序

教海要津

達本泉輯是書凡前代釋子通儒書者華人談佛學者千百載間紀述賦詠網羅略盡以余觀之如蕭氏父子區、因果隋唐諸帝諄諄緣業南朝而下士人則又以其流連光景嘲弄風月之技施之內典如尼淨秀行狀之類非特迂誕抑且以迷為覺雖其間大

浮圖支遁道安玄奘輩橫說豎說極其辨博至義墮處亦不免援儒書以暢其意求其言簡而詣空而實卓然了此一大事未有及慧遠者本自名其書曰教海要津夫望之渺然無邊際者海也可瞬息達彼岸者筏也祖師密授元無一字注脚卷中如沈謝徐庾江摠任昉諸人縱說到天花亂墜究其歸宿皆流浪生死海中欲濟而無筏者也是惡知津乎然近世儒釋於本色書率未過日本釋也兩下簡冊涉獵一匝亦足以愧空、之鄙夫矣余聞本將做此義例取建隆以來談禪文字彙為續編因勉之曰昔者嘗窺熙

陵阜陵聖製一二真得西來意者大臣如張無益力
量雄可奴視房融裴休名儒如陸象山楊慈湖見處
高非李習之柳子厚所及大浮圖如兜率悅芙蓉楷
徑山杲拙庵光氣魄大有一句捧不起者有一唱使
人三日聾者若能着眼勘辨一一拈出豈不快哉它
日書成余又當為汝下一轉語

趙逢原詩

古者藝必有師師必有傳人師之所在其傳必廣王
豹處秦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
其來尚矣惟學亦然屈原楚人也故騷盛於楚浮丘

伯轅固齊人申公魯人也故詩學盛於齊魯卿雲蜀
人也故詞賦盛於蜀上饒郡為過江文獻所聚南澗
方齋之文稼軒之詞皆名世至章泉澗泉又各以其
詩號為大家數然世之所以共賢翊二公帖然無異
論者豈直以其詩哉其人皆涕唾榮利老死閑退槁
而不可榮貧而不可賄有陶長官劉遺民之風雖無
詩亦傳况其詩自妙絕一世乎趙君逢原示余江村
摘藁古体深得韋柳遺意律體不犯姚賈一字掃世
間浮淺之習為事外清遠之言烏乎韓趙遠矣君稍
後出而研尋所得造詣所及迺與向來嘗承謦欬經

後村集 卷二
指授者無異可謂二師之傳人矣昔南塘趙公題章泉
梅課云梅是翁之折角巾無梅渠不謂高人可憐世上
癡兒女滿口梅花欲劾顰南塘既以此評章泉之作
余請以此序逢原之詩可乎逢原名崇楫富春秋擢
儒科通朝籍蓋進而未止者

葉朝瑞詩

建士葉應祥携其宗人朝瑞詩卷求余着語閱其詩
多佳處然自號曰靜默則余所未諭自昔詩人高者
仰天攀星深者入海求珠如蜂之採蛛之織擾々終
日如之何而可靜也如蜩蟬如螻蛄如蝻之鳴啾啾

達曙如之何而可默也余束髮有吟癖既耄知此二
病能殘余生害余性遂割弃不為然後百骸少寧七
竅免鑿蓋曰靜曰默老者之事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司空表聖嘗云後生乞汝殘風月自作深林不語僧
吾方將以風月乞汝又惡得靜而默乎

蕭居士書華嚴經

前賢多自札道釋書王右軍有黃庭經歐虞有多心
經歐又有陀羅尼呪然此經呪皆簡短惟柳書金剛經
字差多爾吾里大善知識蕭居士宗永手寫華嚴經
八十一卷是經十萬言在大藏中尤浩繁部帙幾半

後林集卷一
通鑑溫公謂士大夫閱通鑑終編者少余謂今僧家
於華嚴亦然頃見靈石主僧祖日手抄本小字端謹
如雕刻然日公特方少壯既老不復能矣今居士以
九十之年能之使日公及見當合掌讚歎况俗人乎
余二十七八歲時嘗讀是經且筆其至言妙義于簡
今追思之了不省記作字不能五七行則手戰嗟夫
余小居士十七歲而衰健之判如此豈特松栢蒲柳
異稟而然歟里人言居士處世如馬少游不入城如
龐德公身享上壽子亦白首孫桂發知名太學垂以
舍法解褐靈椿丹桂萃於一門積善之報也

宋希仁詩

近世詩學有二嗜古者宗選縛律者宗唐其始皆曰
吾為選也吾為唐也然童而學之以至於老有莫能
改氣質而諧音節者終於不選不唐無所就而已余
謂詩之體格有古律之變人之情性無今昔之異選
詩有兼拙於唐者唐詩有佳於選者常欲與同志切
磋此事然衆作多而無窮余論孤而少助晚見宋君
希仁詩而異之君永嘉人智足以知四靈之偏而欲
合諸侯之長其成婦詞云君去無還期妾思無已特
軍中無女子誰為補征衣又云或傳雲中危夫死賢

王園恐傷老姑心有淚不敢垂和陶云城中豈云隘
我見無夷途所以龐德公車不向此驅斜陽掛林杪
野花續春餘喜弟歸云數年何處客昨夜獨歸船送
僧云飄泊知何處艱難亦到僧旅夜云更長初過鴈
蟄後稍無蛩廢墓云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皆油
然發於情性蓋四靈抉露無遺巧君含蓄有餘意余
不辨其為選為唐要是世間好詩也或曰君詩已經
曹戴二老評量矣子言非贅歟余曰詩有大小序相
傳大序子夏也小序衛宏也余雖不敢望孔門高第
豈不自附於漢儒乎君名慶之

宋希仁四六

作四六如掄衆材而造宮棟梁椽桷用違其材拙匠
也如和五味而適口鹹酸甘苦各執其味族庖也鍊
字如鑄金一分銖未化非良治也成章如織素一經
緯不密非巧婦也用故事如漢王奪張耳軍如淮陰
驅市人而戰否則金不止鼓不前反為故事所使矣
偶全句如龍泉之合太阿叔寶之壻彥輔否則目一
家新者崖異熟者腐陳淡者輕虛深者僻晦或淳漓
相淆雜或首尾不貫屬均為四六之病惟宋君希仁

後村集 卷一
筆端有前數者之長而無數者之短退之所謂可以
鳴國家之盛非斯人其誰惜乎西山南塘不及見而
余亦老矣昔垂崖公訪希夷於華山獲紙筆之贈公
曰驅我入閭處去耶余之希夷風鑒然以文字求之
知君他日之必入閭也萬一余窮健未死君無負余
卦錢

聽蛙詩

十年前翁示詩一編純唐律也余跋以二詩有放開
隻眼鏡初祖之句晚又得其別集凡五十餘首皆大
篇險韻余始悟前編如壺丘子以杜德机示季咸如

韓退之匿麾幢不使張籍見者然後悔余知翁之未
盡也近時小家數不過點綴風月花鳥脫換前人別
情閨思以為天下之美在是然力量輕邊幅窘萬人
一律翁獨以胸中萬卷融化為詩於今古治亂南北
離合世道否泰君子小人勝負之際皆考驗而施袞
斧烏山澤而抱廊廟之志者也葵藿而任肉食之憂
者也里中後生小子莫知翁為何人惟亡友王卿實
之尤敬重自實之仙去翁唱和幾息悲夫鯤鯨吞吸
與鼠殊量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孰能起實之於九原
而與翁遊哉

通鑑記纂序

外舅王融林公博極群書而反之以約辯雕衆甫而對人若訥不能言其厭靡節而徑歸却弓旌而堅卧也年事向高矣余歲一詣公至必留留久者或數月無一飯不相陪夕輒延入卧內飲數行余退解衣斲睡公方篝燈開卷且讀且抄往往聞雞聲未已公為人深厚余不敢叩讀且抄何書也公歿寒齋兄弟始出通鑑記纂三帙帙手澤繁然薄紙密行字如蠶種類場屋懷挾之為者於涑水一部書攷訂甚精簡切處如范唐通鑑詳備處如袁氏紀事本末抑揚予奪

處如胡氏管見偶遺忘處明日復以片紙附益之凡前人言行有適然相類者前代事有千載議論未定者必參合諸書會粹衆說蔽以己意溫公才德之辨極嚴至公乃曰古之所謂才者明允篤誠齊聖廣淵元凱之倫也與後世之才異其說粹於溫公矣三大帙者余三十年前尚能讀今益耄孝益昏眊携就晴簷繙閱移晷始竟一章於是寒齋墓木已拱二子曰同曰合抱其書泣謂余曰大父遠矣序以累公昔向秀註南華身後子幼書為郭象所竊公節高而言立又有子如寒齋孫如同合此書無余序猶傳亦決非

後集卷十一
郭象輩能竊

詩境集序

昔之評文者曰文以氣為主又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本朝評坡文者衆矣往稱其天才超軼筆力浩大而已至我阜陵獨曰氣高天下乃克為之嗚呼阜陵之言可謂盡坡公之平生矣故詩境方公少時語出驚人為誠齋放齋所知稼軒所居雪樓火公信之有何處卧元龍之句時軒樂章豪一世公以偏師劇壘初筮有南海百詠權侂挑虜南吠公丞蕭山未三十以選使軍前議和垂成矣虜有

所邀索皆峻拒而虜怒反命乞國書免繫平章銜侂詰其故公以虜求首謀對而侂怒謫公清江有南冠萃藁牧韶道二州有曲江九疑藁歷廣西憲漕淮東漕牧真州有桂林淮南諸藁坐議邊事與當國不合免歸益大肆於翰墨歸六年而卒得年四十六爾後四十年孫香山明府大年會粹公叢稿為十三卷別刊使虜語錄以國史本傳附卷末而請余序之余與公素相親狎公於書一目十行詩文操簡立成而宮羽協諧經緯麗密若苦思而得者事大如山衆相顧失匕著公神閑意定起而應之其條世務畫軍冊它

後集卷十
人累千百言不能盡者公片語而決余又荒惰不能
知公文字蘊奧竊以為集中無韻之作言之短長者
也有韻之作聲之高下者也藝之至者不兩能涑水
不工四六南豐不能詩公何以能集衆長而擅一家
哉豈非阜陵所謂氣高天下者為之本歟此集名為
大全然送余赴廣西幕五言古體長篇自謂得意者
今逸此篇它逸詩尚多四六多警策亦不載明府其
訪求而補綴焉

楊彥侯集

古作者皆自傳其文不託人以傳也託人以傳者必

其人之文與我相上下如劉之序柳蘇之序歐然後
無媿若趙德之序韓殆似以廷撞鐘蠡測海矣清漳
楊公彥侯乾淳耆舊文既高雅而序之者皆當世名
卿相余不能悉記追念少小受學於故諫議忠簡傳
公、不妄語不溢美其評公之文曰典實渾厚又曰
雖或汪洋闕肆其歸無一字之不實余以忠簡之評
攷揚公之文信然昔河汾王氏論歷代文士十有六
人略曰謝靈運小人我其文傲沈休文小人我其文
冶謝莊王融織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夸人也其文
誕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惲詭人也其文虛曰傲曰

治曰碎則不渾厚矣曰誕曰捷曰虛則不典實矣此
河汾氏所以退沈謝輩而進荀悅陸機忠簡公所以
厭近作而深嘉屢嘆於揚公之文乎揚公與東溪高
公彥先同時高輩行稍先與公倡和尚書顏公幾聖
諸賢皆從公游其友師淵源如此公諱汝南子孫多
象賢求余文者曾孫新懷安丞思謙

茶山誠齋詩選

余既以呂紫微詩附宗派之後或曰派詩止此乎余
曰非也曾茶山贛人楊誠齋吉人皆中興大家數此
之禪學也谷初祖也呂曾南北二宗也誠齋稍後出
臨濟德山也初祖而下止是言句至捧喝出尤徑捷
矣故又以二家續紫微之後初陸放翁學於茶山而
青於藍徐淵子高續古曾參誠齋警句往、似之湯
季庸評陸揚二公詩謂誠齋得於天者不可及已

嘉禾縣圖經序

古書有九丘序書者曰丘聚也言土地所宜風氣所
生皆聚焉至周更名職方氏序又曰孔氏述職方以
除九丘是倚相之所讀者孔氏既除之矣然考之夏
官職方氏所掌大而邦國都鄙微而財用穀畜志圖
而辨之則猶丘聚之義後世圖經本此雙溪建巖邑

山明水秀茶筍妙天下南渡後名公鉅儒接踵奮興
是邑始如魯之洙泗吾宋之閩洛文物大備惟縣志
無所考非闕典歟曩余為宰於斯得劉溪翁圖經手
藁甚詳密欲纂輯不果後見建安新志多採於溪翁
蓋郡人知有溪翁之書而邑人反不知豈非余之愧
哉其後邑趨於壞金華趙君與膺實來未幾而僵者
植蠱者飾余南歸假道士民譽長官不容口他人散
精力應酬簿書期會不給君乃有餘暇及於縣志請
余序之憶當余之時力猶可為而余不克為君承不
可為之後而談笑之為得無重余之愧哉然邑之城

郭都鄙土風物產遠則故老之記聞近則縣名之更
改與夫名公鉅儒之言行大家世族之源委開卷瞭
然矣初君之先大君子諱希伋嘗館銅墨清而剛有
百年之思去三年而余繼之余去三紀而君繼之回
思拙政前不及君先君子後不及君因序此書聊識
余愧溪翁名某字叔通

信庵詩

叔孫穆叔有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信斯
言也是有功德者無待於立言歟嗚呼賡喜起之歌
臯陶也作鷓鴣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江漢尹

德林集卷一
吉甫也皆古大臣也謂之其次立言可乎自穆叔之論
行世始以文為道之小技詩又文之小技王公大人率
貴重不暇為或高虛不屑為而山林之退士江湖之旅
人遂得以執其柄而稱雄焉自晉唐以來已然矣少
保丞相魯國信庵趙公事兩朝出將入相四十餘年
天下知其為大勲德人也某丙午待罪史局竊窺公
所記時政聖語辭簡而事核固已服公史筆壬戌告
老歸田又獲公詩藁七言絕句一百四十三古律詩
十八五言絕句五十古律詩五六言詩六發曠懷雅
量於翰墨寓雄心英槩於杯酒其訐謨定命則雅人

之致家庭唯諾則萬石之訓結交氣義則河梁之作
望古慨慷則梁父之吟至於陶寫性情賞好風月雖
玉臺香奩諸人極力追琢者不能及也然後又服公
詩律其嘗謂近世善評詩者無出邵康節陸放翁邵
誦韓詩蝶鬧棹閑之句以為怨而不傷婉而成章陸
題萊公祠云巴東詩句澶州策信手拈來盡可驚公
亦曰昨日風吹花已盡今日風吹花又開世事不須
深着意只須把作看花迴其於功名富貴之際如此
夫棹蝶一時戲筆也然微婉有無窮之味澶州之策
宗社大計也頌與巴東詩句並言邵陸評詩與孔氏

後村集卷之十
有德者必有言之論合異於穆叔之言矣公門下客
如宋子京歐陽永叔者比肩乃不遠三千里命某以
集序豈非以其愚慙有公論耄退無諛辭歟

後村集卷之十